

火燒安樂村

中華書局印行





A541 212 0020 8763B

小小說例言

一 本書文字淺顯，材料活潑；取名爲小小說，凡是已通文字的人，固然可以用牠做消遣品，就是略解字義的人，閱讀本書，也可以幫助他走上了通文的捷徑。所以本書不論在小學教育、民衆教育和家庭教育各方面，作爲國語文的補助讀物，都很適宜。

一 本書根據各種舊小說編成，取材都是最富有興趣的；並且，每種都有一個不同的封面，繪成彩圖，鮮明悅目，尤其可以助人興味。

一 舊小說向來爲社會上所歡迎，不過，在故事的本身上，或者有傷風化的地方，本書對於這種材料，一概刪去；在文字上，或者有原文太深，和鄙俗不堪的，本書便重加改作，使讀者既容易領悟，且不致被惡劣的文字所同化。

一 本書每寫一段故事，只取應敘的事實，其餘繁文枝節，完全刪去；至文字分段另行排列，目的是要使閱讀時，容易醒目。

一 本書用三號字排印，行款疏朗，絕對沒有字迹模糊，損傷目力的弊病；小本精裝，攜帶也很便利。

火燒安樂村

話說北宋末年。山東沂州城外有一村莊。喚做安樂村。地方幽靜。居民樂業。內中有箇退職武官。姓劉名廣。隱居在此。劉廣奉母極孝。膝下二子一女。長子劉麒。次子劉麟。都精通武藝。各已娶妻。亦有本領。女兒慧娘。乳名一箇秀字。聰穎異常。深知兵法。通曉陰陽術數。還有一人。喚陳希真。是劉家姨親。因避仇人。帶

了女兒陳麗卿。投奔來此合住。陳希真頗通法術。有呼風喚雨之能。麗卿雖是女子。他的武藝。卻出色驚人。這劉廣全家。既是雍雍和樂。陳希真父女。亦和他們臭味相投。因此上大衆安閒度日。倒也十分快樂。一日正是七月初七。麗卿、慧娘等。便和麒麟二位娘子。商量慶賞七夕。安排酒脯瓜果。一同乞巧。到了晚邊。四人去稟告過劉母、爹娘。都來到後面曬臺邊。麗卿一向性急。撩起羅裙。踏著梯子。三腳兩步。先跑上

臺去了。這裏二位娘子在前。兩箇養娘扶著慧娘在後。上得臺來。只見麗卿在那裏四邊瞭望。喝采不迭。回頭看二位娘子道。二位嫂嫂。太陽落山好久。怎麼天上還是這般通紅。你看這些房屋樹木。好像籠罩在紅紗帳裏一般。二位娘子道。便是奇怪。只見慧娘定睛細細一看。大驚失色。叫聲阿呀。往後便倒。面如土色。三人同兩箇養娘。都吃一驚。連忙扶住。問是什麼。慧娘略定一定神道。我等合家性命。早晚都休也。

你等不知。這氣名曰赤屍氣。兵書上又喚做灑血。罩國國滅。罩軍軍敗。罩城城破。所罩之處。其下不出七日。刀兵必起。卻爲何照在我們村莊上。如何是好。三人。都將信將疑。還要問時。慧娘道。快請爹爹上來。麗卿道。我去請。飛跑下去了。不多時。引著劉廣上來。慧娘與二位娘子把這話細說了一遍。慧娘道。吉凶在天。趨避由人。孩兒常對爹爹說。此地當遭刀兵。想是就應在此時了。望爹爹做主。速速攜家遠避。可免大

難。劉廣沉吟半晌道。我兒你果然看得准麼。慧娘道。孩兒如何敢亂說。看來此氣已老。起得不止一日了。多則五日。少則三日。吉凶便見。劉廣道。我們一時搬到那裏去。只有定風莊鄉練李飛豹。我同他認識。卻不甚親近。怎好去投托他。想來除非到你孔厚叔叔家裏。我們且下去商議。衆人都下了高臺。劉廣同夫人說了。夫人道。秀兒的話。比神仙還靈。如何可不信。我們趕緊收拾。慢慢告稟婆婆。劉廣道。有理。衆人都

點燈燭。紛紛亂亂。集疊細軟。衆莊客都知道了。也有信的。也有笑的。

那劉母正在佛堂前面。跪念高王經。見他們交頭接耳的紛亂。便起身查問。劉廣不敢隱瞞。只得實說了。劉母坐下道。你去叫秀兒來。劉廣把慧娘叫到面前。劉母道。你這小東西發甚麼昏。無緣無故攛掇你老子搬家。待要到那裏去。我請問你。慧娘道。稟告祖母。孫女委實識得望氣。今刀兵將到大災臨頭。故勸爹

爹請祖母避難。劉母罵道：胡說甚麼大災不大災。一家物件移入別家屋裏。從新再搬回來。遺亡損失。再受別人笑話。你這小東西著甚麼邪。單是你會望甚麼氣不氣。天下不會望氣的人。難道都死了不成。劉廣道：方纔那氣果有些奇怪。孩兒也從不曾見過。母親卻未看見。孩兒往常也聽得他們出過師的說。軍營中不論城池營寨。有血光黑氣罩下。皆主凶兆。又兼本村社廟前老柏樹夜哭。村人都聽見。秀兒之言。

寧可信其有。劉母便罵劉廣道。你這東西也來混說。偌大年紀。聽了女孩兒驅遣。連我前都不來稟明。七夕佳節。卻使我動氣。那箇再敢亂說搬家。我老大拐杖。每人敲他一頓。罵得劉廣諾諾連聲。不敢再響。劉母直罵到二更天方去睡了。慧娘到劉夫人房裏來。向著娘垂淚道。孩兒是爲一家性命的事。祖母如此阻擋。難道束手待斃不成。少刻劉廣同兩箇兒子進房來。劉廣問慧娘道。我兒你果然不錯麼。恐你萬一

拏不穩。認真弄出笑話來。卻不是耍處。慧娘道。阿呀。連爹爹都疑心起來。這事如何好。孩兒如果看錯。由爹爹處治。劉廣道。既如此。我們乘老奶奶睡熟。大家連夜先把要緊東西裝了。便回顧劉麒、劉麟道。你兄弟兩箇帶幾箇莊客。先押運到沂州城內。孔厚叔叔家裏去。明日便寫信去景陽鎮。追你大姨夫回來。原來陳希真此時不在家中。到景陽鎮雲天彪處作客去了。當下二劉領命。大家都去收拾。瞞著劉母忙了。

一夜天色未明。已將些東西。滿滿裝兩大車子。二劉帶了五六名莊客。押運了去。早上劉母起來。劉廣領著夫人、慧娘、并兩箇媳婦上堂來。請過了安。劉廣上前求告道。母親容稟。非是孩兒亂聽秀兒的話。只因梁山泊的強人。時常有心看想這幾處村莊。不是孩兒誇口。若是自己不落職。亦不怕那些賊人。如今卻無尺寸之權。這莊上又沒箇守望。萬一那廝們當真來。卻如何抵擋。孩兒願奉母親到孔厚家去。暫住幾

日另尋穩善所在遷移。那劉母隔夜的氣還未消。聽了這話。未及開口。慧娘又說道。萬一那厮們有見識。先截住了神峯山口。再來騷擾此地。那時我們便無路可走。劉母大怒。指著劉廣罵道。你父女兩箇都是失心瘋了。好端端住在家裏。無故見神著鬼。夜來我這般訓誨。大清早又來胡說。佛祖云。家有高王經。水火不能侵。我每日如此虔誦。佛必保佑。甚麼刀兵。敢到這裏。不見佛書上所載。當年高歡國孫敬德念了。

千遍。臨刑時。刀都砍不入。我活了七十多歲。永不曾見過甚麼刀兵。你們這般嚼舌。甚是可惡。

慧娘聽劉母如此說。便道。他們砍不落頭。祖母又幾曾見來。這等說。天下凶惡囚犯。只會念高王經。都就殺他不成了。祖母不聽爹爹言語。恐後悔不及。還望祖母三思。劉母氣得暴跳如雷。拍著桌子大罵小東西。把我當做甚麼人。這般頂撞。將凶惡囚犯來比我麼。劉廣同夫人齊喝慧娘道。小賤人。焉敢放肆。還不

跪下。劉母連叫取家法來。劉夫人只得捧過戒尺來。跪下道。婆婆待媳婦處治賤婢。劉母劈手奪過戒尺道。誰希罕你獻勤。教這小東西自己伸過手來。二位娘子一齊跪下去求。那裏求得。卻說麗卿當夜將希真的法寶行李收拾了。又幫他們集疊了一夜。早上梳洗畢。正在樓上掠鬢。聽得下面熱鬧。忙趕下來。樓梯邊撞著劉麟的娘子道。卿姑娘快來。只有你求得落。老奶奶打秀姑哩。麗卿忙趕到面前。雙膝跪下道。

太婆看了頭面上。饒了秀妹妹罷。慧娘已是著了好幾下。劉母見麗卿下跪。連忙撇過戒尺。扶起道。卿姑請起。便罵慧娘道。本要打脫你手心皮。看卿姑面上。饒你這賤骨頭。起去。慧娘拜謝了麗卿。哭著歸房去了。劉母又把劉廣夫妻痛罵一頓。弄得合家都垂頭喪氣。誰敢再說。麗卿與二位娘子都去看慧娘。只見他靠在几上。臉向著裏。只是痛哭。麗卿笑道。秀妹妹煩惱做甚。甚麼刀兵不刀兵。那怕他千軍萬馬。團團

圍住。我那枝梨花槍也攪他一條血術堂帶你出去。二位娘子道。秀姑娘且莫性急。從長計議。慧娘道。我只恐時不待人。早得一刻是一刻。大姨夫不知幾時來。也好與他設法再勸。麗卿笑道。太婆如真不肯去。我倒有箇計較。太婆最喜飲高粱燒酒。一醉便睡。待我去勸他。灌醉了。扛在車子上。不由他不走。便是半路上他醒了。叫罵。已是晚了。二位娘子笑道。這卻如何使得。引得慧娘也笑起來。

麗卿、慧娘等正說笑間。只聽得莊外鸞鈴響亮。一人
飛奔進來。氣急敗壞。正是陳希真。大叫道。禍事了。梁
山泊賊兵。遮天蓋地似的殺來也。衆人齊集。都大驚
失色。劉母立起身道。當真。劉廣道。叫莊客們快備牲
口。說未了。又聽得人喊馬嘶。只見劉麒、劉麟都趕跑
進來道。賊兵已在攻打沂州。城門都閉。車子進不去。
現在只好寄在龍門廠。雷祖廟內。留幾箇莊客同車。
夫在彼看管。賊兵就到。爲何還不走。慧娘發恨道。那

裏肯依我的話。真弄到如此。劉母嚇得說不出話。只是發抖。劉廣上前道。母親。母親。你不要懼怕。我們大眾管住你。衆人亂紛紛紮抹。備馬。取兵器。點火把。希真道。且休亂。定箇主意。如何保老小。劉廣對兩箇兒子道。汝等同我管住祖母。餘外丟開。劉麒、劉麟。怎敢不依。便對二位娘子道。母親全仗賢妻護持。二位娘子道。丈夫放心。麗卿道。我只好管秀妹妹。劉廣扶持劉母上了馬。那劉母口裏不住的南無佛。南無法。南

無僧。佛國有緣。佛法相因。常樂我靜。人離難。難離身。一切災殃化爲塵。顛三倒四的念那高王經。此刻安樂村各家已都得知了。霎時間一派哭聲。攜男挾女。尋母覓爹。分頭逃難。劉廣家內婦女。並使女養娘們。幸而都會騎牲口。二十多莊客。都省得武藝。各持兵器護從。劉麒的娘子。使一口雌雄劍。忙忙亂亂。出得莊門。那麗卿早已綽槍挂劍。騎在他的棗騮馬上。只聽得西邊村莊上。喊聲大震。鼓角喧天。賊兵已到。衆

百姓拋兒棄女。自相踐踏。哭聲震天。火光影裏。已望見替天行道杏黃旗。當頭大將。正是霹靂火秦明。劉母劉夫人心膽俱裂。大家一齊取路投東而走。欲過大溪水橋。轉灣往南去。只見橋上人已擁滿。兩邊都擠下水去。不移時。橋梁壓斷了。滿溪裏都是人。劉廣等見了。只得再往東走。已到安樂村東邊盡頭。只見林子裏飛出一片火光。無數賊兵。都在火光背後。正是黑旋風李逵的步兵。順風胡哨殺將來。東風正大。

黑煙捲來。人馬皆驚。劉廣叫道。左有高山。右有大水。前有烈火。後有追兵。這卻怎好。希真忙叫一箇莊客。就地下挖起一把沙土來。念動真言。吹入撒開去。只見一陣怪風。飛沙走石。把火頭倒吹轉去。燒得李逵并那些賊兵。叫苦連天。各逃性命。劉廣等乘勢闖出村口。行得不遠。又一片喊聲。擁出一二百兵馬來。只見麗卿挺鎗躍馬。大喝一聲。當先衝殺過去。這裏衆英雄各奮神威。帶領莊客。舞劍掄鎗。一擁殺上。好一

似虎入羊羣。那一二百人都落花流水的散了。衆英雄護定老小。只顧往前走。前面已是往丁字坡那條大路。一頭往南。一頭往北。劉廣回顧老小人等。幸喜一箇都不失散。稍爲放心。殺聲漸遠。大家都下馬少息。商議投奔的所在。望那安樂村。已變做了一座火焰山了。

衆人正觀望間。只見正南上火光冲天。喊聲大起。逼近來。劉廣忙扶了娘上馬投北。衆人一齊都上馬走。

不多時。撞著一隊賊兵。正是陳達、孔明、孔亮的兵馬。來接應秦明、崔豪、姚順同去打城。秦明等劫了安樂村。正殺過來。合兵一處。將劉廣、陳希真等一班老小都裹在亂軍之中。當時衆英雄在亂軍裏面。彼此不能相顧。卻說劉廣同兩箇兒子。緊緊護著劉母。只往前廝殺。迎頭一員賊將。迺是跳澗虎陳達。當時陳達大喝道。你是甚麼人。敢在大軍內亂擾。劉廣更不敢答話。拍馬舞刀。直取陳達。陳達正抵敵不住。斜刺裏

又來了旄頭星孔明。雙鬪劉廣。劉廣奮勇廝殺。孔明陳達敗走。劉廣回頭不見了劉母。並兩箇兒子。心裏甚慌。急轉舊路殺回來。一口刀逢人便砍。竟尋不見母親。便慌急起來。止不住心頭亂跳。不防黑影裏射來一枝箭。正中腰窩。坐不住鞍韉。跌下馬來。背後陳達已到。舉刀劈面就剝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卻得劉麒娘子一馬趕到。大喝誰敢動手。挺手中雁翎刀。敵住陳達。那孔明又轉來相助。劉廣已跳起來。掄刀步戰。希

真也保著劉夫人趕到。三位英雄。兩馬一步。又殺退陳達。孔明。劉廣道。我的娘在那裏。又要殺轉去。希真道。太親母好像已在前面。劉廣便轉身往北。希真道。你受了傷。步戰不便。我的馬讓你騎。劉廣便騎了希真的馬。希真步行。提鎗保護。

且說孔明、孔亮、陳達、聚在一處道。這是一夥甚麼人。如此猖獗。休被他走了。便吶喊殺攏來。後面又有崔豪、姚順的人馬。擁上來。四面賊兵圍住。希真、劉廣、劉

麒麟的娘子保著劉夫人。苦戰不得脫。劉廣只叫得苦。希真一時也用不及。那都籙大法。正危急時。只見孔亮一邊人馬大亂。火把叢裏。一位女英雄殺入來。舞動梨花鎗。縱開棗騮馬。風掣電捲衝進來。衆人見麗卿來到。大喜。忙護著劉夫人殺上前來接應。麗卿大叫爹爹見秀妹妹否。孔亮不識高低。便去抵敵。被他一鎗對心窩刺箇正著。翻筋斗撞下馬來。一道靈魂回梁山泊去了。賊兵亂竄。希真道。吾兒前面開路。衆

人護著劉夫人。奮勇殺開條血路。透出重圍。希真便奪一匹馬騎了。大家離得賊兵已遠。那劉母、劉麒、劉麟、劉慧娘、劉麟的娘子。及一切莊客僕夫養娘們。俱失陷在賊裏。陳達等見他們勇猛。不敢便追。卻說希真、劉廣等。都去溪澗橋邊鵝卵石灘上息下。星光下。劉廣中的那枝箭。透入數寸。拔出血流不止。劉夫人忙撕下紬衫的裏襟。與他裹定。劉廣哭道。我娘的命。想已休也。我再去尋來。希真劉夫人一齊勸道。你已

這般去不得了。劉廣喝道。你是媳婦也如此亂說。便忍著疼痛。提刀上馬。怎奈跨不上鞍。跌倒在地。希真劉夫人忙去扶住。希真道。你們在此待我再殺轉去。務要尋太親母出來。劉廣咬著牙齒。點點頭。麗卿在旁叫道。爹爹在此保護。不要離開。孩兒總要去尋秀妹妹。一同救了太婆出來。希真道。既是你去。須要小心。麗卿綽鎗上馬。復入虎窟龍潭去了。劉廣倒在灘上聲喚。劉夫人在旁流淚。忽見一人匹

馬單刀奔來。希真只道是賊。忙提鎗在手。再近來一看。卻像是劉麒。劉廣希真一齊叫道。我們在這裏。劉麒下馬。見了父母甚喜。劉廣問道。祖母在那裏。劉麒道。都失散了。劉廣大怒。起身拿刀。便殺劉麒。慌得希真連忙奪住。劉廣罵道。叫你保護祖母。你撇下他。自己走了。嚇得劉麒俯伏在地。不敢作聲。劉廣又罵道。如今用不著你這東西。待我自去。便飛身上馬。希真、劉麒連忙追上去。不到得一箭之地。劉廣箭瘡迸裂。

撞下馬來。暈了過去。希真、劉麒忙去靠住。叫了半晌。纔醒轉來。劉夫人也趕到。哭道：「丈夫忍耐，便對劉麒道：『我兒，你快去罷。』」劉麒提刀上馬，仍回舊路。劉麒的娘子看見，痛哭不已。劉麒趕到亂軍中，沒命的殺進去。來往尋覓，可憐那裏見箇蹤跡。忽然撞著麗卿，渾身血污，殺將出來。麗卿道：「哥哥見他們麼？」劉麒道：「別人由他，只是我失陷了祖母。爹爹要斬我，我救不出。祖母回去不得了。」麗卿道：「我聽那正南上喊殺連天。」

不知是那裏的兵馬。同賊兵廝殺。我和你索性望正南上去尋。或有些蹤跡。二人便一齊縱馬上去。將近丁字坡。天已黎明。只見滿地男女老少的屍體縱橫。血流成渠。劉麒道。我祖母大半是休也。如何是好。正說著。只聽山坡上有人叫道。哥哥。妹妹。快來。二人擡頭看時。只見山坡上一箇小庵。劉麒認得是白衣觀音庵。庵內一人開門出來。手持黃金鑪。正是劉麟。二人大喜。忙縱馬上山坡。到庵前。劉麟道。你等沖散後。

我保著祖母。衝殺賊軍。祖母胃痛病又發。是我挾了祖母。投這庵內。將祖母藏在佛櫃中。關了門。從門內張望。盼箇人來同救祖母出去。劉麒大喜。和麗卿下馬進庵。扶出劉母。保護著一同下山。不隄防半路上撞著一隊官軍。將劉母捉去。那領兵的將官。正是劉廣的仇人。便將劉母押入牢中。有年紀的人。如何禁得起這般磨折。便嗚呼死了。後來劉廣得知。真是痛不欲生。且說當下慧娘陷在人叢中。幸被麗卿救出。

未受損害。劉麟的娘子已死於亂軍之中。劉夫人又
嚇又悲。幾番死去活來。其餘都廝殺得神疲力盡。還
幸賊兵已退。衆人纔得無事。可憐一箇快樂家庭。被
梁山泊強盜擾得七顛八倒。這正是言者傷心。聞者
酸鼻。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20 8763B

民國六年四月發行
民國廿一年九月六版



(小小說)

◎ 每冊定價銀五分

分發行所	總發行所	印刷所	印刷者	發行者	編輯者
各省中華書局	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	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中華書局	中華書局	中華書局	中華書局

694458

標商冊註



405128